

衢州文獻集成

「集部」

第
167
冊

衢州文獻集成

黃靈庚 諸葛慧艷

主編

〔集部〕

167

冊

(宋)毛滂撰

東堂集十卷

清顧氏藝海樓抄本

東堂集十卷 提要

宋毛滂撰。滂字澤民，衢州江山人。官至祠部員外郎，知秀州。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滂《東堂集》六卷、《詩》四卷、《書簡》一卷、《樂府》二卷。滂嘗知武康縣，縣有東堂，故以名其集也。初，元祐中蘇軾守杭州，滂爲法曹，秩滿，去，已行抵富陽，軾聞有歌其《惜分飛》詞者，折簡追還，留連數月，由此知名。然其後乃出蔡氏兄弟之門，蔡條《鐵圍山叢談》載，蔡京柄政時，滂上一詞甚偉麗，因驟得進用。王明清《揮塵後錄》又載，滂爲曾布所賞，擢置館閣，布南遷，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卞鎮潤州，與滂俱臨川王氏婿，滂傾心事之。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卞賦詩云「莫學鷓鴣飽便飛」，滂和呈云「貪戀恩波未肯飛」，卞妻笑曰：「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乎？」滂大慚云云。是其素行儇薄，反覆不常，至爲婦人女子所譏，人品殊不足重。即集中所載酬答之文，亦多涉請謁干祈，不免脂韋渙忍之態，故陳振孫謂其詩文視樂府頗不逮，蓋亦因其人而少之。然平情而論，其詩有風發泉湧之致，頗爲豪放不羈，文亦大氣盤礴，汪洋恣肆，與李

薦足以對壘。在北宋之末，要足以自成一家，固未可竟置之不議也。謹從《永樂大典》搜采哀輯，釐爲詩四卷、文六卷，仍還其十卷之舊。其書簡即附人文集，不復別編。至所作《東堂詞》，則毛晉已刊入《六十家詞》中，世多有其本，今亦別著於錄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東堂集》）

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滂有《書簡》二卷，非四庫館臣所言一卷。據陳氏《書錄解題》著錄十四卷，又加《東堂詞》一卷，《毛滂全集》合爲十五卷，故《宋史·藝文志》載《毛滂集》十五卷。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出《東堂集》，編爲十卷，非原《毛滂集》之舊。此集十卷，卷一至四爲詩賦，有賦二篇、五言古詩二十六首、七言古詩三十四首、五言律詩三十七首、七言律詩六十六首、五言絕句二十二首、七言絕句八十六首；卷五至十爲文，有制三篇、表五篇、啓二十八篇、書二十九篇、記九篇、序三篇、贊六篇、銘一篇、墓誌四篇、文十五篇。此書據清顧氏藝海樓抄本影印。

第一六七冊目錄

東堂集十卷

(宋)毛滂撰

清顧氏藝海樓抄本

.....一

東堂詞一卷

(宋)毛滂撰

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本

.....五二一

宮詞一卷

(宋)周彥質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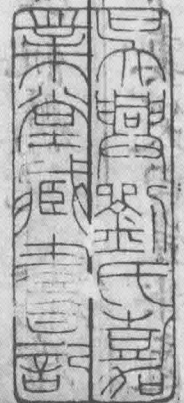
宋刻《四家宮詞》本

.....六五一



提要

臣等謹案東堂集十卷宋毛滂撰滂字澤民
 衢州江山人官至祠部員外郎知秀州陳振
 孫書錄解題載滂東堂集六卷詩四卷書簡
 一卷樂府二卷滂嘗知武康縣縣有東堂故
 以名其集也初元祐中蘇軾守杭州滂為法
 曹秩滿代已行抵富陽軾聞有歌其惜分飛



詞者折簡追還留連數月由此知名然其後

乃出蔡氏兄弟之門蔡條鐵圍山叢談載蔡

京柄政滂上一詞甚偉麗因驟得進用王明

清揮麈後錄又載滂為曾布所賞擢至館閣

布南遷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卞鎮潤州

與滂俱臨川王氏壻滂傾心事之一日家集

觀池中鴛鴦卞賦詩云莫學飢鷹飽便飛滂

和呈云貪戀恩波未肯飛卞妻笑曰豈非適

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乎滂大慙云云是
其素行猥薄反覆不常至為婦人女子所譏
人品殊不足重即集中所載酬答之文亦多
涉請謁干祈不免脂韋泆忍之態故陳振孫謂
其詩文視樂府頗不逮蓋亦因其人而少之
然平情而論其詩有風發泉湧之致頗為豪
放不羈文亦大氣盤礴汪洋恣肆得二蘇之
一鱗片甲在北宋之末要足自成一家固未

可竟置之不議也謹從永樂大典蒐採裒輯
釐為詩四卷文六卷仍還其十卷之舊其書
簡即附入文集不復別編至所作東堂詞則
毛晉已刊入六十家詞中世多有其本今亦
別著于錄焉乾隆五十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東堂集卷一

宋毛滂撰

長洲顧



揚州府訓導邵廷烈叅校

賦

恢復河湟賦

并序

崇寧壬午皇帝即位之三年舉用俊良歸河湟之地盡復神宗哲宗之政明年取西平復以為州縣升平故事無有遺恨於今古者羣臣上萬

年之觴薦勲宗廟天下驩忻共戴皇帝斬千萬
年如一日草茅臣滂謹稽首北闕下獻聖主恢

復河湟賦云

洪惟元符庚辰皇帝升聞潛宮奄有四海時御六龍快
桑出日杲杲在東下臨萬國蓋靡有不照退託三年而
言出乃雍爰登弼輔庶代天工何棟橈而鼎折方雲陰
而氣蒙俄八風之顯宣條五色之當中於是散清議之
約結破群邪之牢籠一之日別蠹去惡二之日遂良顯

忠鏡照妍媸龜灼祥凶了然見治道之所以然者其堯
舜禹湯文武之業固已素定於淵衷地平天成仁洽德
隆無一夫之失所意比屋之可封於是屬王猷於清淨
付名器於至公遂成一王之典則遂尊九仞於熙豐皇
帝乃眷西顧曰嗚呼噫嘻在昔秦陵長撫遠駕抗棱四
裔布德中夏有事鬼方飲馬三河坐變椎髻其冠屨我
念恢拓之登閔卒圯壞於公庶嗟乎方當耕蕙嶺之雲
何忽阻玉門之獵肆驚鳥之還巢顧伏疹之在脅吾將

何以西厭月窟東震日域而嗣守丕業也遺臣老將折
衝萬里之士流落江湖身放名圯撫劍躑躅中夜而起
皇帝曰吁方啟丹冊開雲臺用以待爾往復而功無煩
折簪將臣拜手曰惟陛下聖德丕冒海嶠出日罔不率
俾雖橐弓卧鼓當使四夷而為奴豈染鏑利刃獨謂三
河之可髓維太歲之癸未六師臨於湟水猶順風而疾
呼無遺鏃而亡矢推牛醢酒波屬雲委以迎王師如見
兄姊工不下機農不輟耜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者

矣於是緹衣韎韐攜持萬里望觚棱之鬱蔥識鉤陳於
太紫孰謂荷壇而被毳亦得昭景而飲醴籛金龜綬雨
露泥泥遂開亭障於覆孟坐得山川於聚米唯是西平
老羌據險負固尚假氣於游魂聊崛強於朝暮故介冑
之士貌貅之衆相與虓闕而勃怒紛流涎而睥睨將膾
其肝以益朝鋪之哺歲在甲申乃盡發五路之戍左攬
繁弱之弦右接肅慎之羽帶干將而秉玉戚颺奮霆擊
其往如霧皇帝慈仁寬大唯生是好唯殺是惡徘徊受

降之旌丁寔出生之路殷與風翔而德從雲布大啟歸
途之寬裕王師涉巖履嶮排捷陷局凡十有三日肅然
烟滅於蟻聚茲可謂之神速殆若從乎天雨巢清穴冷
去若脫兔矣念彼遺死窮深僵骨寒沍如將飲其頭如
已扼其嚆如刃在領何敢反顧臣竊聞沃野千里厥田
上上是為禹貢雍州之域在漢為州十九而蟬聯內屬
者三十六國逮幽州之亂唐而西平河湟之地盡為贊
普所盜而得此皇帝所以赫然憫然未嘗忘於頃刻顧

為此羌憑陵嶮咀鎧冑精良種類健武來不齎糧集若
風雨雖謀夫策士老兵宿將為世飛虎者聞師出之日
猶逡巡矐眊計利鈍且十五也惟皇帝沈幾先物神武
雷斷知天與必取故選將授兵而曾不泮矣也矧大臣
魁壘蔚為棟幹制勝於兩楹成謀於几案實仰稟於聖
畫乃克濟以廟筭肆其壯哉夏折右臂唇亡齒寒猶寄
命於頃刻漸羽毛之凋殘雖然烏止於一方其荒服君
長殊鄰絕黨罔不矯足抗手以尊天可汗者矣惟我宋